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水淹敌警缴枪械

□彭伟

精
短
小
说

朱麻爹本是石碇镇上头号大地主,听到讽刺他的小曲《朱麻爹》,憋在家中骂农民协会、何来(何昆化名),但又心有余悸,不敢明地反抗农运。

一位朱家的厨子,暗地支持农运,前来报告何昆等人,朱麻爹在家辱骂农会。那厨子刚走,梭镖队队长孙彪便说:“不如开个杀‘猪’大会,宰了那个朱麻爹。”何昆否定了他的想法。

“当务之急,是把荔枝酒卖出去,帮助农民增加收入。”何昆继续道,“朱家酿酒,有些年头了。广州、佛山那里,我们可以‘借用’朱家招牌,一来促销,二来日后可以用他家的名义,来做掩护。”孙彪点了点头。

在广州和佛山,石碇的荔枝酒,卖得不错。农民们分到了钱,心中都很欢喜。越来越多的农民,加入了农民协会,梭镖队又招收了新成员,队伍得到了壮大。随着梭镖队的发展渐入佳境,何昆也渴望有一场战斗,既可以消灭敌人,又可以检验队伍的战斗力。不久,机会来了。

1927年11月,桂粤军阀打起了内战,又逢广州工农群众革命思潮高涨,中共中央审时度势,鼓励广州共产党准备发动农民起义。为了配合广州起义,上级组织要求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协会,组织队伍前往广州支援。广东的国民党发出密函,要求各地严查农运队伍。朱白水从县长办公桌上看见了上级发来的密函,修书一封,派人偷偷带回家中,让朱麻爹探听探听农民协会的动态。

从第二天起,朱麻爹便隔三岔五地派管家去拜会何昆,不是送粮,就是送草。一回生,两回熟,三回就是朋友。管家很狡猾,知道农民协会看门的保卫阅历不足,便常常和他聊天,套出梭镖队出发的日期。朱白水获悉后,连夜潜回家中。已是半夜,朱白水发觉肚里咕咕直叫,便喊醒厨子,弄几个菜来。厨子送上菜,闭门刚要走,听到朱白水得意洋洋向朱麻爹说起农运的情报。他意识到东家打算祸害农运分子,便绕道后窗,踮起双脚,竖起耳朵,贴在窗畔,静静地听着。

“父亲大人,这次是天赐良机。”朱白水夹起一颗花生米,刚要送进嘴里,想想又放下筷子,想着一吐为快,“明天下午,那个何来带着梭镖队的土包子们,前往广州,我们可以伏击他们。”

“只是我们家丁现在人数不多,怎么对付那数百人的梭镖队?”朱麻爹拿起了一杯水,刚近嘴边,又放了回去。

朱白水爽快地嚼起花生米,又狡黠地一笑,嘴一抿,弯刀似的,再轻描淡写地说:“不必担心,于公于私,都是应该的,更何况借刀杀人,坐山观虎斗,何乐不为。”说完,他又咬了一口肉,大快朵颐起来。朱麻爹仍然疑惑,急切问道“点解”(怎么说)?

朱白水显摆起来:“县长已经接受我的建议,派县公安局尹局长率领五六十名警察,前往小树林设伏。那个姓尹的,可不是个东西。一个大老粗,平日看不惯我们文化人,说起话来老三老四的。这回可好,让何来有来无回,让老尹损兵折将,哈哈哈……”

朱麻爹也顺着儿子吹风的惯性,竖起大拇指:“不愧是我的儿子,此计厉害,一箭双雕……”

窗外的厨子,听得心惊肉跳,便连夜赶到农民协会,向何昆报告了朱氏父子的密谋。

何昆听完,嘱咐厨子即刻回去,不露声色。他决定将计就计。第二天中午,梭镖队准备出发前夕,需要先吃中饭。何昆让伙夫故意多烧柴火。一时间,炊烟四起,直冒青天。朱麻爹在家中,望着远处白烟袅袅,久久未能散尽,寻思着这回报仇,肯定会成功的。老尹在中午已经乘着三条小木船,带着五六十个手下,过了河,在小树林中的路旁设下埋伏。望着少数警察,有些顾虑,估计他们听说对付梭镖队有好几百人,老尹便一传话:“他们都是土包子,不比正规军,都用的红缨枪和大刀,我们用的是长步枪,等下狠狠地打。”不要说“等下”,等了一个下午,四五个小时的工夫,梭镖队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天色要暗了,老尹只能悻悻而撤,走向河边,乘船原路返回。

船到了河中央,突然脚下冒出水泡,老尹惊恐不已,他万万没想到“守株待兔”不成,却遇了个“黄雀在后”。原来何昆料到敌人的回路,便已在船上动了手脚。船裂处,逐渐增多,水泡如泉眼,无声也无情地向上涌出。三艘船上的警察,坐立不安,只能纷纷跳河。有些是旱鸭子,下去后像快要死的鱼儿,“咕咕咕”吐出一堆气泡,便再也没有上来。水性好的,身上背着枪,难免动作迟缓,还时不时地伸出头,想吸口气。可是,两岸几百名梭镖队队员早已按照何昆的部署,捡来许多大小石头,只要有头一冒出水面,就成为他们打击的活靶子。何昆平日军训中,常常教授他们练习掷梭镖。因此,他们掷起石头,格外准确。“嗖”的一声,石头飞出;“哇”的一声,头上出血了,敌警只能学做“缩头乌龟”。可是不比乌龟的水性,他们很快都落水了。何昆让人打捞到20几条步枪,便分配给队员。

太阳落下最后的余晖。何昆率领着梭镖队员,胜利前进,连夜行军,走向广州。他在路上,还兴致高昂地给队员讲起了步枪的用法。朱白水收到战报,吓得“瘫坐”在椅子上,面色苍白无力,因为他没料到全军覆没。果不其然,局长被淹死,县长被训斥。省政府要求彻查失败的原因,县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朱水白,让他“背锅”撤职。朱白水哭丧着脸,回到家中,朱麻爹闻讯,大病了一场。



菊 祝晔

无患子褪掉了袈裟

□马国福

春天和秋天最具有改革的色彩,春天是开拓者,秋天是改革派,他以改革大红大紫,然后不断否定自我,否定繁华,让自己归零,从大红大紫走向萧瑟寂零。所以,秋天勇气可嘉,繁华不可怜,风骨犹在身。如果用一个人的一生来概括秋天,我认为民国大才女张爱玲最合适不过。骨子里的那份高傲、孤寂、浓烈、格格不入、标新立异不就是秋天的脾性吗?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烟火;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笔墨。任你繁华万千,我闭门锦绣着色;任你风云起落,我偏爱人生浓烈。大富大贵见过,繁华看尽,栏杆拍遍,不愿成为大江大海,就愿成为最决绝的那条长河。

每次散步路过这些色彩浓烈的树,我总会停下脚步,立正,毕恭毕敬地向他们致敬,默默地向他们说一声,你们真了不起。我把这些秋冬季节的树当作父辈,他们背负风霜,驮来了一个又一个黎明和晚霞;寂然修行,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浓烈的黑夜。每一个最卑微普通的父亲,都是我们生命里的舟,他普度我们,自己却在风雨雷电中修行,越来越老,越来越丑,越来越小,最终像一个远征的战士,渐渐无力,向时间缴械。

秋天的色彩会杀人,即便伤不了你的肉体,但是他们射穿你的眼睛和心灵。每次经过这些黄透了、红透了的树,我真的会放慢脚步。不是怕,而是肃然、穆然,他们修行得道,洒脱无羁,不管不顾,不唯唯诺诺,这样的树是急性子的,是胆汁性的人格树格。管什么呢?活着就要洒脱一点,颇有李白那种“天生我才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豪迈自信。行者无疆,活得透彻。不掩饰,不虚妄,自己把自己推往火坑,凤凰涅槃浴火重生,不像张爱玲所说“出名要趁早”,晚一点又何妨?不出名又咋样?不为人所知无所谓。你尽管春夏峥嵘,我自己枯荣自知。

他们自身携带金箔,冬天的风霜颇具工匠精神,一点一点,一分一秒,不疾不徐,慢性子熬,慢慢锻打,有什么可急的呢?时间是最好的解药,最好的钥匙,最好的辩证法,最高明的老师。一切痛苦烦恼,缘起缘灭,在时间面前总会打回原形,也会锻打出新的特质,时间更会打出他们绿皮肤里的黄金,淬炼出它们叶绿素里的积蓄。

无患子在中国,自古即为人所熟悉并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洗涤上,因此相关记载繁多。由于幅员辽阔且资讯流通不便,对无患子之称谓也就非常多。《本草纲目》称为木患子,四川称油患子,海

南岛称苦患树,台湾又名黄目子,亦被称为菩提子、洗手果、肥皂果、假龙眼、鬼见愁等。它喜光、稍耐阴,可耐零下10℃低温。对土壤要求不严,深根性,抗风力强。能耐干旱。萌芽力强,生长快,寿命长。对二氧化碳及二氧化硫抗性很强,是工业城市生态绿化的首选树种。

秋风袈裟,寒霜衣钵。一棵棵树就是我们身边的世界里寂然修行的长者。经过他们的时候,停下来,用几秒钟的时间向他们致敬吧。

我真想做一个扫地僧,伫立在树下的时候,面对如此华贵奢侈的色彩,我总有很多天真的想法,即便自己身无分文,我情愿做一个扫地僧,和这些植物在一起厮守。看他们金黄的肤色染透我的内心和眼睛,看他们繁华落尽枯枝一身,征服我内心深处那些虚妄的执念。他们舍得放下一生的黄金,让自己归零,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?

所有的树木都是导师。大自然就是最宏观而又最微观的熔炉。我个人认为,霜具有一种武士精神。武士道精神强调“绝对的忠诚”“绝对的坚韧”等等,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。武士精神主要起源于中国,在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人崇尚的忠义、仁孝、国士之风、士为知己者死等。这些植物对大自然绝对服从绝对忠诚,从来不会阳奉阴违,说绿就绿,说黄就黄,说红就红,说卸收就卸收,鸣锣收金,绝不拖泥带水。我可以肯定,自然界里才有绝对的忠诚与服从,这纪律是铁,这纪律是钢,这纪律能淬火。

到了12月末,无患子经过漫长的等待与寂寞的修行,终于等来了得道的那一天。所有的功德不是一夜之间修来的,而是一点一点积攒储蓄来的。就像过日子,不挥霍,把好光阴一针一线一粥一饭慢慢节省出来,到了重要的时刻供奉出来,成全美德。

仔细端详这黄得透明的叶子,为自己的无知浅薄而羞愧,我们只记得尘世间那些所谓有用的、重要的人物的名字,谁会记住一棵树在霜的威力下生涩的名字?一朵花在风中摇摆挣扎的模样?一枚叶子如镜,照见我们内心的污浊。一枚叶子上的河流承载了春夏秋冬的河流车辙,在时间的纹路上,美在蹒跚行进。在这些澄明的植物面前,所有的修辞和赞美羞于出发。有时候,我们活得不如一只蚂蚁和蜗牛,他们缓缓探索爬行,在树的最高处,听高处的风声,饮高处的露水,食高处的霜分,瞰高处的世面,颇有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之高妙之境。

12月下旬,无患子褪掉它的袈裟,所

有的叶子都将落尽,从高处泅渡到地面,在一种自由落体的状态中,给一年的光景画上一个句号,无悲亦无喜,无憾亦无怨。不由得想起福克纳的墓志铭:紧抱着我的泥土自会让我呼吸。生命从无中来到无中去,无中生有的生命辩证法诞生美和爱,给我们以警示。突然发现,我和这些花草树木是多么有缘。我居住的小区名字里含有“吴中”,莫不是这些植物受了大自然的神谕来陪伴我,做我的知音?让我在无中生有,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?

果真,一个星期后我发现无患子的叶子全掉光了。仿佛一夜之间,他从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破产沦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。那曾经富贵加身的黄金贬值沦为尘土,所有耀眼的光芒褪尽,只剩下一副铮铮筋骨。树木的减法就是人生的大乘。想到郑板桥的那句诗: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。春天是改革派,秋冬就是保守派,守住活着的尊严,守住那从简的心,熬过这个冬天,萧瑟皮囊里拥有另一个春天。

人与植物之间必须保持一种情侣的关系,你以敏感的心去善待它,在季节更替中感知它的风霜雪雨,领受它的喜怒哀乐,植物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家庭成员。

春天的繁花,冬天的枯枝,植物的一生如一个学书法的人,从真草隶篆各个书体的入门到全面开花,最后只选择属于自己最擅长的书体,并进入萧瑟枯瘦之境,从加法到乘法再到减法,拣尽寒枝不肯栖,从中悟出妙道。那么多的叶子就是树练习书法的草稿,它们一个字一个字,把自己写老,一寸一寸把自己塑高。

有时候绿色并不代表希望。绿色过多反而显得泛滥贫瘠。或许因为进入中年的原因,我偏爱萧瑟之秋,这种气象颇符合中年的心境。该有的有了,何必再去争风头?有虚妄执念的时候,就乖乖地站在一身金黄的无患子树下,静静地坐一会,听听它的声音,看看一片叶子如何从高处无声地落下来,它不舍、它滑翔、它飞舞、它抉择,最终接受归零再出发的命运,或许你就释然了。

赫尔曼黑塞说:你的内心,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,你可以随时退避,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。很多时候,当我们面对阳台上、大自然里的花木时,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知音,它们无语也不争,它们让我找到了自己。

所有的花草植物都有一间当铺,它们坐在时光深处,随着二十四节气的更替秩序,当掉它们的花、香气、颜色、果实、汁液乃至肉体,只留下自己的美德。